

凌云健笔意纵横

——周律之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

人物



周律之，1932年出生，名乐，字律之，宁波人。西泠印社社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宁波书画院名誉院长，宁波市书协名誉主席，宁波诗社名誉社长。

方向前

“律之至于书艺可谓有法有则，有学有识，良非近日书苑芸芸众生所能望其项背。”甬籍海上名宿周退密对周律之先生书法曾作如此评价。

书法是精神的外化，评判一件书法作品艺术高下，不仅看它的技巧，还要看书法作品内在的精神气质以及书家的学识修养。

让书法彰显正大气象，是这个时代的审美追求。作为甬上书坛元老，周律之先生的书法以博大雄浑、气势磅礴的大气象，为大家所赞赏。

书法艺术既讲传统，也讲师承。周律之先生的书法受现代“书法泰斗”沙孟海的影响颇大。据周老回忆：“1946年秋，沙孟海先生南迁归里，由先辈推荐我兄弟（周节之先生）拜沙孟海为师，幸蒙首肯，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愿望。当时沙师曾先后暂寓应家弄、彩虹桥，犹得侍从观赏沙师挥毫、聆听教诲的机会。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赴杭登门拜谒，呈上印蜕、书作求教，他总是在百忙之中逐一批阅、评点，指陈得失，使我受益良多……”作为二十世纪杰出的书法大师，沙孟海书法气酣势疾，刚健有力，韵味醇厚，书法涉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各体，晚年尤精行草书，其攀窠榜书被称为“真力弥漫，吐气如虹”。沙氏书法受康有为、吴昌硕的影响，代表了北碑南帖一路，开一代风气。周律之先生多次受到沙师指点，承继了沙老书法雄厚厚重的碑学特点，从形质气象上得“沙体”之意韵，有书法之正大气象。

周律之先生书法“有法有则”，重视对传统经典的借鉴和吸收，他在自

己的书法篆刻作品集后记中这样写道：“我出生在一个书法篆刻世家，从小就开始学书摹印，临摹了秦篆、汉隶、魏碑及晋唐楷则，还篆刻了好些传世的秦汉印章，初步窥见了传统艺术的门径。”书法是线条艺术，周老书法线条厚重、朴茂，无论行草篆隶，其线条浑厚雄壮，力透纸背，这种线质效果，得益于他对先秦篆隶及汉魏碑帖的消化和吸收，也得益于对晋唐楷则的借鉴。在他的作品集中，收录了一件其十四五岁时的《临钱罕吴泽手札》，碑帖相融，别具风味。钱、吴二翁为近代甬上书法篆刻名家，书法远规汉晋，融合南北，意境高远，而周律之先生少时所临之作，能做到“笔致潇洒，尤有二公风韵，足见其少小勤书之迹”。

我最喜欢周老的“大字”，倒不是因为字大有视觉冲击力，而在于周老所作的大字作品，与其“正大气象”的书风相吻合，博大壮美，有气势，也有厚度，非常人所及，这类作品代表了周律之先生书法的艺术高度。“笔



周律之篆刻作品

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“江山如此多娇”等，是周老喜欢书写的内容，诗文精神与书法气象浑然一体，有一种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气势。

很多人认为周老的字很像“沙体”，确实如此。不过细加品读你会发现，周老在借鉴沙师的基础上，自出新意。他的书法线条沉郁中显灵动，中侧锋互用，善用飞白，巧用墨色。结字上，横画与竖画线条粗细对比十分明显，横细竖粗，撇细捺粗，甚至左右组合字的左旁细，右边粗。这样的结字变化，书家似乎有意取法颜字法则。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仅次于书圣王羲之，结字内松外紧，线条粗壮厚重，字形宽博开张，有庄重雄美之大唐气象。颜字的这种法度与气息与近代碑学是一脉相承的，周老把颜楷法则融入其“沙体”行草中，可以说打通了古今。

周老书法结字上的另一个特点是，字势向右上倾斜，左低右高，字体呈“塔形”，上窄下宽，给人以仰望之感。如此字法，增添了字的气度与态势，与其正大气象、浑厚壮美的书风也是一致的。

在与周老几十年的交往中，我知道他一直在求变，一直在向传统吸收营养，同时，他也时常关注当代书坛的创作动向。

艺术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周老书法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究和求变，无论行书、行草书还是篆隶，由以前相对厚重沉郁的粗线条，逐渐演变为线条粗细变化十分明显，粗则极粗，细则精细。风格上，由原来的浑厚郁勃，发展为厚重中显灵动，雄浑中见秀美，平整中寓变化。同时于墨色求变化，涨墨、浓墨、飞白，甚至与淡墨互相融合。章法上，有时大疏大密，大开大合，可谓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。这种求变、创新的探索精神，对一位年高岁迈的老书家来说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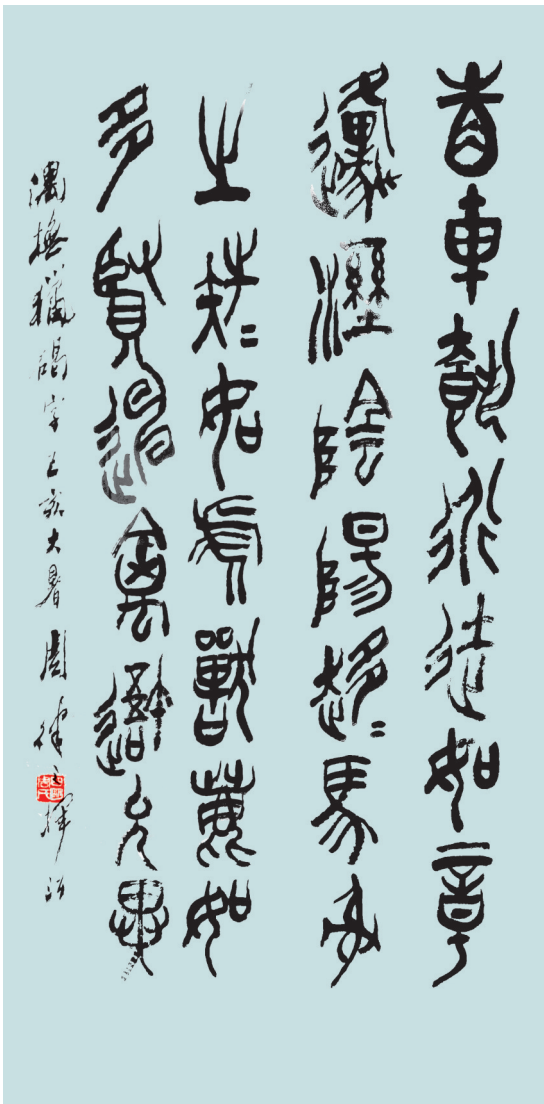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前，天一阁举办“周律之书法篆刻捐赠作品展”，汇集了50余件周老近几十年来创作的书法篆刻精品，其中几件临石鼓篆书作品极为亮眼，线质厚重中不乏轻松，字形端庄中寓灵动，形质与神采俱佳。甬上书画大家贺圣思先生对此极为赞赏：“猎碣临作拜读，相当精彩，把诏版笔意融入石鼓，既得雄浑之气，又有灵动之致；既脱缶翁窠臼，又出前人之新，自有一股清新气息。”

在周律之先生的篆、隶、行、草、印诸作品中，于“篆”下过大功夫。无论篆书还是篆刻，先必须过古文字这一关。周老凭深厚的学识，于此可谓游刃有余。其篆刻起步最早，“得其传家衣钵，治印从秦篆汉印入，皖浙名家无不摹习”，后来又得大师沙孟海点拨，作品雄强厚重，古拙有致，有自家风范，其印风与书风也互为一体。

书法与篆刻从来不分家，“治印倘无书法功底，鲜有成就”。历代篆刻大家，多为书法高手，在诗书画印各领域无所不涉，亦无所不通。在周律之先生眼里，书法、篆刻、诗文等，对一个书法家或篆刻家来说，同等重要。在古代没有书法家一说，因为古时，书家即文人，文人皆擅书法。篆刻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周老的书法篆刻艺术，以我个人喜好和眼光，篆刻第一，篆书、行草书则为其次。

有人提出：当代书法已超越古代书法。观点一出，马上有专家反驳。不管怎么说，当代书坛弥漫着一股浮躁气，急功近利，重技巧轻学养，是不争事实。对此“歪风”，书坛理应反思。陆维钊先生曾讲过，书家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，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，少了这个就立不住。古今没有无学问的大书家，浙江就有这个传统，从徐青藤、赵之谦到近代诸家，他们的艺术造诣都扎根于学问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，不仅有高超的笔墨技巧，更在于书家自身的文化修养和人格品位。

陈振濂在《周律之书法篆刻集》序言中写道：“律之翁又善吟，立宁波吟社，诗文一脉赖此不坠，亦甬上难见之文人学士也。沙师虽为书法巨擘，然一生以学术文章自处，律之翁其步武沙老以承法乳也耶。”在甬上书坛，以周律之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书家，注重传统，重视学养，修炼人格，是当代书坛的一股“正能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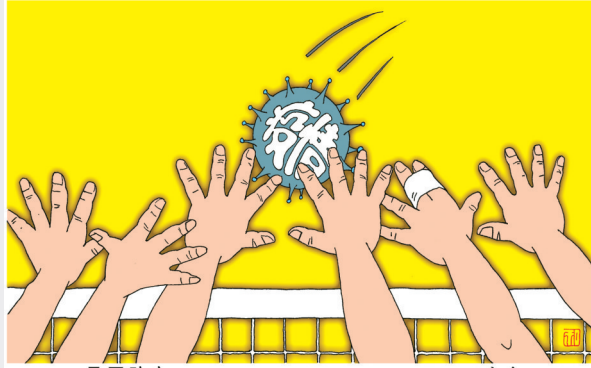


周律之书法作品

(方向前 供图)



盼春归



最严防守

抗疫情 勤创作

快速、锋利、接地气，是漫画的独特优势。我虽已76岁，视漫笔战“疫”为己任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，尤其是广大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、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，感动了中国，也感动了我。

在这段“宅家”的日子里，我有点忙，已创作了十几幅漫画，被全国、省、市多家网络平台推送，有的发表在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宁波日报》等报纸上。

(王祖和)

鉴赏与收藏

七弯床

应敏明

一世做人，半世在床。作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“伴侣”，床除了睡觉，曾经是家庭财富的象征。旧时，江南媒婆替人说媒，介绍男方家庭条件时，大抵不会忘记这么一句：他家有好床。有好床成为打动女方的重要筹码，这在现代年轻人看来似乎匪夷所思。

说到甬式床，先得简单了解一下甬式家具。甬式家具兴盛于清中晚期和民国期间，其时木匠作为民间手艺人，遍布甬上各地，城隍城外还有为数不少、具有一定规模的家具作坊。甬式家具集木作、嵌镶、雕刻、髹漆等工艺之大成，做工十分考究，无不体现宁波人生活的艺术化。其主要特点有：一、喜欢五种木头合做，寓意“五树（世）其昌”。通常选用红木、花梨木、黄杨木、榉木和木荷木，有的还用上了紫檀、黄花梨等名贵木材。二、花板等装饰大都选用象牙、黄杨或白骨做嵌镶。三、雕刻工艺精湛，有清雕花板、吉子等。四、巧妙运用全榫卯的一根藤拷条工艺。五、床、榻、桌、案、凳、几等各色家具，均具有甬式家具的鲜明特点。

甬上有一种床，曾经闻名遐迩，叫做“七弯床”或“七弯凉床”。七弯床属于架子床的范畴，因床的罩沿有七道弧形的压条、花板、拷条、翻轩等结构而得名。床正面入口，形似庭园月洞门，寓意生活美满。古人所说的“洞房花烛夜”，按我理解，“洞房”亦可泛指床。

七弯床制式大同小异，一般高2.4米、长2米、宽1.5米，材质多为五木混做。床的前帐，一般采用红木或花梨木等硬木，采用全榫卯一根藤拷条工艺，做成月洞门。月洞门上方有三块花板，多选用黄杨、象牙、白骨等材料做嵌镶。月洞门下方左右两侧，各有一块40厘米左右宽的整木，上雕“四喜”：和合二仙、戏蟾罗汉和铁拐李。床的罩沿上方还有三块一长条的粉彩画板，画的多为明清年画中的山水人物故事，吉祥如意。床眉中间还缀有“小插人”或倒挂狮子，生动有趣。整张床的前帐拷条和后帐围屏都嵌有吉子，吉子图案花样繁多，有蝙蝠（多福）、寿桃（长寿）、石榴（多子）、鹿（禄）、梅雀（喜上眉梢）等等。因为是大床，出于承重考虑，床脚往往有八只，为此，七弯床又称“八脚床”。



七弯床和床饰

(应敏明 供图)



为便于运输和安装，床榻可一分为二，组装时再合二为一。七弯床前面那两只脚，通常做成虎头形，稳重而霸气。

老底子宁波人，几乎家家户户有张七弯床。据考，七弯床产生于清中期，至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许多市民家中，仍能见到它的影子。

除了宁波，舟山群岛也流行七弯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到如今，舟山仍是甬式家具遗存最多的地方。据我分析，舟山是个群岛，渔民多工匠少，当地渔民将捕捞上来的鱼虾运到宁波出售，需要家具就从宁波买了回去。我曾实地考察过舟山民间明清家具遗存情况，发现很多家庭至今还在使用七弯床，不少是祖辈传下来的。一次，朋友陪我到定海三江码头坐渡船去衢山，再乘小船去鼠浪湖岛。记得那天风急浪高，好不容易登上这座拥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岛，我们在一条小巷里的一户人家看见一张七弯床。此床除了围屏和脚的材质是榉木，其余都为红木。床前帐下方左右雕着“四喜”，红木独雕，非常精彩。床的前帐拷条一根藤，粗细得当，做工考究。印象最深的是床眉一根藤中间插有非常出彩的一对黄杨“小插人”，各有三个人物，分别为戏剧装扮的诸葛亮和赵子龙，他俩各携一兵一将。诸葛亮的“智”，赵子龙的“忠”，神态毕现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大喜过望，当即买下，运回宁海，至今珍藏在家。

世上万物，家具和人的关系大概最为密切，而其中又以床为甚。清代文学家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曾动情地说：“人生百年，所历之时，日间其半，夜居其半。日间所处之地，或堂或庑，或舟或车，总无一定所在。而夜间所居，则只有一床，是床也者，乃我半生相共之物。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，人之待物其最厚者莫过于此。”床的“地位”居然排在结发糟糠之前，貌似“轻薄”，细想也是大实话。

床的质地、形状五花八门，它的发展演变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。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为不枉那半世人生，理应为自己置办一张漂亮、舒适、环保的好床。宁波人管床叫“眠床”，“床”前缀个“眠”字，用宁波方言念出来，现世的闲适与安稳，油然而生。